

# 辛伯达

# 太空浪游记

*Xin Bo Da Tai Kong Lang You Ji*

## 少年大传奇

这里你将看到的是阿里·赛义德·辛伯达七次航行太空的真实记录。

若是读过《一千零一夜》这本书的话，

你一定记得那个以七次航海的神奇故事而名传千古的老辛伯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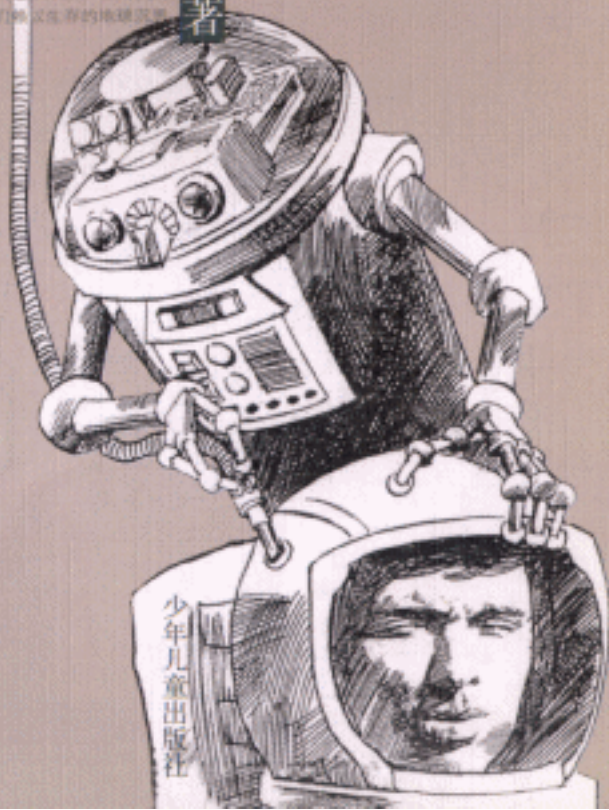
阿里·赛义德·辛伯达就是这个老辛伯达的子孙。

比起老辛伯达来，小辛伯达的航天经历是毫不逊色的。

它曲折、惊险、离奇，又神秘莫测，引人入胜。

而且读过之后总会使你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沉思。

刘兴诗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 目录

辛伯达的飞船 .....	轲袁
新“诺亚方舟”	
——我的第一次航行 .....	轲苑
一根臀木	
——我的第二次航行 .....	轲园
毒云人	
——我的第三次航行 .....	轲怨
陨石上的女郎	
——我的第四次航行 .....	轲愿

最后的决斗

——我的第五次航行 ..... 轱辘缘

齐卡和乌鲁索

——我的第六次航行 ..... 轱辘缘

矮妈妈的浴盆

——我的第七次航行 ..... 轱辘缘

后记和附启 ..... 轱辘愿

关于《辛伯达太空浪游记》 ..... 轱辘园

# 辛伯达的

## 飞船

我,阿里·赛义德·辛伯达,从圣城巴格达通向波斯湾和广阔世界的门户——巴索拉港,扬起流星号飞船的太阳帆,飞上宇宙太空啦遨游的时候……



我,阿里·赛义德·辛伯达,从圣城巴格达通向波斯湾和广阔世界的门户——巴索拉港,扬起流星号飞船的太阳帆,飞上宇宙太空啦遨游的时候,年迈的妈妈泪眼涟涟地望着我。仿佛我不是去进行一次愉快的太空旅行,倒像是生离死别,奔向脱离尘寰的天堂净界和幽冥地府,从此永不归来似的。

许多亲密的朋友都紧紧握住我的手,语重心长地劝阻我:“辛伯达,快打消你的脑瓜子里的这个古怪念头吧!选太空里没有可口的羊肉馅饼,也没有阴凉的椰枣树。那儿一片黑

暗,充满了寂寞、寒冷和种种致命的危险。甚至安拉的使者,也从来不去光顾那些遥远的阴暗角落。弄得不好,你会像你那著名的同名祖先<sup>①</sup>一样,遭遇各种各样不测的灾难。与其这样担惊受怕,倒不如安安稳稳坐在巴格达的家里,享受人世间的温馨和天伦乐趣。”

我承认,这番话说得确有几分道理。如果当时我能够冷静下来,压抑住激烈跳动的心,预见到未来的磨难和周折,也许会罢手,及时跳下飞船,把心和眼睛都永远留在人间,再也不做瑰丽的天空梦。

可是俗话说:“天空是陷阱,诱引着人们的心。”骆驼队在沙漠里,远航船在大海上,年轻的农夫站在贫瘠的土地中央,仰望着碧空,曾经萌发过多少美妙的幻想和愿望芽!冷漠的天空给予了他们什么真实的安慰芽!但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人们还朝着空荡荡的蓝天顶礼膜拜,岂不正因为那儿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芽

在我的眼睛里,天空是广阔的新大陆。和它的无边无垠比起来,象征七重天的蓝色清真寺,和与它毗邻的“宇宙的眼睛”——大名鼎鼎的圣索菲亚教堂<sup>②</sup>,简直微不足道,算得了什么!选当时我正年少气盛,胸膛里跳跃着一颗愚蠢透顶的好奇心,血管里燃烧着渴求探索新天地的炽烈火焰,对我们这个狭窄的星球上的生活,早就感到厌烦腻味了。试问,除了神

①指《一千零一夜》中的水手辛伯达,曾经从波斯湾内的巴索拉港出发,历尽艰险,在海上作了七次离奇的航行。

②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教堂,都在土耳其的古都伊斯坦布尔。

秘的茫茫太空，我还能到哪儿去溜达芽难道还要去炎热沉闷的红海，枯燥乏味的极地冰场和印度洋底的水下珊瑚礁花园，寻找生活的乐趣和新的刺激么芽

不，古老的地球已经像任人参观过千万次的金字塔，丧失了一切神秘感。对一个充满了热烈幻想和勇气的新时代的青年来说，只有广漠无边的宇宙太空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在准备出航的日子里，整天都沉浸在想入非非的幻梦里，一心指望一下子就发现一大串没有人知晓的新星球。用亲爱的故乡巴格达，古老的波斯湾，以及妈妈和我自己的名字，给它们一一命名。唉，我那死心眼儿的老妈妈呀，您可懂得孩子真诚挚爱您的心芽，我将要通过自己的冒险活动，来为您在天空中取得一个永恒的星座位置，那该有多好选

噢，我实在是太激动了，兴冲冲地拉开了启动阀，只来得及回头挥了挥手，就一溜烟飞进了深邃无边的宇宙太空。想不到为了满足幼稚的好奇心，我终于为此而吃尽了种种难以形容的苦头。

如今当我重新安坐在巴格达的家中，一面啜饮妈妈端送面前的热气腾腾的鲜羊奶，一面抬头眺望耸立在窗外街心广场上的水手辛伯达的花岗石雕像，不禁思绪起伏、感慨万千。

是啊，我也曾和他一样，离乡背井不多不少作了七次冒险航行，见识了不少异星球的奇特风光，领略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可是远航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芽只是如今我才深深明白，除了我们脚下的古老大地，宇宙空间里并没有任何理



想中的乐园。如果说我在这些航行中也曾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一连串使人永远难以忘怀的教训。人们啊，可要注意爱护大地吧，别把眼睛老是朝着天上。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古老的星球，也蒙罹那些遥远的天外世界的不幸命运吧选

亲爱的朋友们，从这一点出发，我诚心诚意奉献在你们面前的，就不仅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外星球的名字，和离奇古怪的故事了。记得阿拉伯一位先哲曾经说过：“在荒诞的神话外衣里，也许寓有一颗严肃的心。”当你们仔细读完了这一篇篇真实可靠的回忆录以后，就会领悟这的确是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啦选

现在，请您赏光翻开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阅读我的第一次宇宙航行的故事吧选



# 新“诺亚方舟”

——我的第一次航行

嗜猎成性的长尾人；卡波杜兹，我的新名字；我被关在动物园里；山羊胡子先生，多情的母猴和倒霉的王太子。

我没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形容，当我刚飞进太空时的兴奋心情。蔚蓝的阿拉伯晴空，在我的眼前一下子就幻化成无边无际的宇宙长夜。这儿那儿，到处缀饰着成列成串的璀璨明星。由于没有空气这个顽皮精灵的捉弄，它们变得更加金光灿烂，再也不无缘无故地眨巴着眼睛，仿佛都换了一张张陌生面孔似的，予人以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觉。我怀着无限欢愉的心情熄灭了发动机，把安装在飞船顶的一面金属薄膜大帆升得更高，任随万能的太阳用它那无所不在的光压推动着飞船，朝着迷迷茫茫的星空深处漂去。



我记不清飞行了多少日子，说不完曾从飞船的舷窗里朝外眺见了多少幅太空奇景。终于有一天，一颗陌生的星星出现在我的飞行轨道上，在我的面前越变越大，我选择了一块平地降落下去。

它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满意的。这儿有连绵起伏的山冈，闪烁着翡翠般碧绿亮光的湖泊和河流，比我的阿拉伯故乡更加逗人喜爱。



“这是宇宙海洋中的一座青葱的小岛。在我的航程中首先遇见它，准是一个好兆头，让我乐滋滋地想道。

可是，噢——当我打开飞船的舱门，刚踏下一只脚，这个甜蜜的印象便立刻颠倒过来了。一大群尖嘴蚊子密密匝匝地猛扑上来，立刻就在我的面孔和手臂上叮了许多青皮疙瘩。加上四周一阵阵吵闹个不停的昆虫鸣叫声，弄得人心烦意乱，欣赏风景的兴致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至于风景呢，我这才看清楚。几乎所有的树木都被虫蛀坏了，枝头的树叶稀稀拉拉，黄不黄、绿不绿的非常难看。不知这里有没有专门除虫的啄木鸟，都躲到哪儿去了？

“这准是安拉的疏忽，”我想，“为什么要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撒下这么多讨厌的小虫子？”

我捂着脑袋往前走了一段路，越来越感到有些不对劲。为什么在碧净如洗的天空中，竟没有一只雀鸟？现在要是有一只燕子，哪怕是小麻雀也好，准能把眼前这群死死纠缠我的毒蚊消灭得一干二净。

可是，在继续探索这个新世界的好奇心的激发下，我却没有用心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不觉地离开飞船越走越远，步入了一个阴沉沉的大森林。在这里，我发现了第一个野兽活动的痕迹。

这是一串巨兽的脚印。从它的大小、步距和深陷程度估算，比地球上的大象壮实多了。如果此时此刻我和它在森林小径上迎面相逢，必将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值得庆幸的是，这串泥地上的脚印已经半硬结了，其间还簇生了一



丛丛青草，显然是很早以前留下的“化石”印迹，谁知这种巨兽是否还存在于世间呢芽

仿佛是为了对我作出回答。忽然，我听见林间传来一阵簌簌声，一头半鹿半羊状的野兽从我的面前飞也似的蹿跳过去。接着，从对面的树丛里响起砰的一声，它就栽倒在血泊中，一动也不动了。

这一切很像是一场标准的科学幻想电影。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从枪声响的地方走出两个装饰古怪的人形动物。和我们不同的是，他们的面孔像刷了一层石灰样的苍白，似乎都患了极其严重的营养不良症，后面还拖了一根可笑的长尾巴。尾巴上有布片遮掩，像是穿了一条三角裤管的长裤。不消说，这是两个到林子里来解闷的猎人。

“喂选”我为终于遇见了这个星球上的智慧生物而非常高兴，从藏身的树后走出来，向他们挥手招呼。可是，我万万料不到这种寻求友谊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报答，相反却招惹了一场天大的祸事。

那两个苍白面孔的猎人瞧见我也吃了一惊。我还来不及招呼第二声，其中一个人就用尾巴稳稳当当地支撑住身子，瞄准我放了一枪，立刻把我打翻在地，他们走到我的跟前，似乎对我感到非常稀奇，叽里咕噜地议论了一阵子，然后取出一根绳子，把我和那头“鹿羊”捆在一起，倒吊在木棍上抬走了。

“这些该死的蛮子选难道是用这种方式来欢迎客人吗芽我非常气愤，用尽了人间的一切最难听的脏话来咒骂他们。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根本就不理会我的抗议，反倒怪腔怪调地哼起小调了。我无计可施，只好耷拉着脑袋，任凭命运女神对我随意摆布。

这段路很远，使我能有机会仔细打量周围的情况。他们也有耕地，但是和森林一样，也很不成样子。使我感到非常诧异的是，除了那头“鹿羊”，我没有见着别的任何飞禽走兽。可是在田地里，却有成群结队的灰毛老鼠，比希贾拉沙漠骆驼脚夫身上的虱子还多。密密麻麻的小虫子肆无忌惮地争食作物叶片的声音，远在几百步我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在地球上要是遇见这种情况，人们早就逃荒了。从这一阵阵吱吱喳喳的昆虫嚼食声中，我开始意识到长尾人面色苍白的一部分原因。但是我仍然有些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怀疑这会不会是一场梦，或者由于我正被倒吊着，天地间的一切观念都颠倒过来了。

噢，这真是一个迷幻的世界。

我还发现在路上没有机动车，也没有任何畜力车，所有的来往车辆都靠人力拖拉。因此我敢断言，尽管他们已经发明了火药枪，文明程度却远远落后于地球。此外，也进一步证明这个星球上的确非常缺乏飞禽走兽，很可能连蛇也没有。

要不，老鼠和昆虫为什么那样猖獗？怎么会用人拉车，并扛着我和那头“鹿羊”吃力地走老远的路呢？

最后，我被带到一个小镇上，有更多的长尾人拥出来围观，极其兴奋地对我指指点点。

在他们的脚下，居然也有许多老鼠到处乱窜。它们从四



面八方的墙缝和窟窿眼儿里钻出来，伸长了脖子好奇地偷偷窥看我。长尾人似乎对这种可憎的啮齿动物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人使劲跺跺脚，或是用富有弹性的尾巴驱赶它们一下。可是不到一会儿，它们又厚颜无耻地围上来了。

长尾人为了看得更仔细，索性把我剥得一丝不挂，放在人丛中拨来拨去地来回观看。当他们俯身检查了我的臀部，发现没有尾巴以后，全都瞪大了眼睛啧啧称奇，活像是真的瞧见了一头罕见的“怪兽”。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留山羊胡子的秃顶老头似乎对我特别感兴趣。他边看边记录，还拍了几张照片，不停地用“卡波杜兹”这个词对别人解说，他们听后，就一面点头、一面用尾尖拍地，表示理解和对他的尊敬。

也许正由于很难猎获到一头野生动物，那天晚上，面有饥色的长尾人们为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篝火晚会。他们首先把那头“鹿羊”剥了皮，穿在一根铁条上，在火上翻来覆去地细细烧烤。

不消说，这时我的伤口非常疼痛，也正饥肠辘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感笼罩着我，完全没有心思去妄想那诱人的香气和可口的滋味。

“我会不会也落得同样的下场呀”我神情紧张地苦苦思考着。我敢打赌，就是我那勇敢的同名祖先在第三次航行时，落在残暴的黑巨人手中，亲眼瞧见他撕碎了同行的船长塞进嘴巴，也不会比我感到更加恐怖。

我的预感没有错。过了一会儿，果然就有几个老饕客踱



了过来，一面馋涎欲滴地咂巴着厚嘴唇，一面用长尾巴轻轻拍打我的肚皮，并提起我的胳膊和大腿来回翻看，像是在品评究竟应该用什么方法来烹饪我似的。最后，他们好像打定了主意，一个相貌凶恶的家伙提起可怕的厨刀，扭住我的脖子，准备使劲砍下来。我吓得连忙用双手捂住面孔，认为死期已经来临，再也别想瞧见亲爱的巴格达和妈妈了。此时此刻，除非全能的安拉亲自显灵，才能搭救我的性命。

想不到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安拉没有出现，那个秃头山羊胡子先生却像天使似的忽然从人丛里钻了出来。

“卡波杜兹选”他挡住了贼光乌亮的厨刀，手指着我大声呼喊，和那伙一心一意要尝我的肉味的食客激烈争论了一阵子，才暂时放过了我。但是从他们那馋得冒出炽烈饥火的目光里可以看出，放弃了这一顿美味的“卡波杜兹”大餐，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的。我只不过像一条已经被剥去了周身的鳞片的鱼，侥幸地从烧得滚沸的油锅里跳出来，总有一天，他们还会把我丢下锅的。

在山羊胡子先生的庇护下，我被带到他的家里，用绳子缚在厨房内的一个桌腿上。

这儿是我的临时牢房，也是老鼠的天堂。山羊胡子先生刚关门走出去，从每一个瓶儿罐儿的后面，就跳出来一只只龇牙咧嘴的大老鼠，仿佛对我无故侵犯它们的领地很不甘心的。我深信，这时如果有一只地球上的家猫冒里冒失地闯进来，也准会被这伙凶神恶煞的灰毛老鼠吓破胆，不会比我表现得更加神气些。







过了一会儿，好心的山羊胡子先生又推门走进来。由于不了解我的生活习性，他撒了一把类似玉米粒的谷物喂我吃。在饥饿的驱使下，我皱着眉头勉强吞咽了几粒，实在太干太硬难以下咽，最后全都让那伙劫贼似的大老鼠抢食得干干净净，这才使它们的态度变得稍许有些缓和，容忍我蜷缩成一团，在厨桌下占有一小片容身的位置。

面对着鼠群骚动不息的厨房，我在黑暗中想起自己的不幸命运，忍不住哀声吟唱道：

这是梦，还是安拉的魔力，  
为什么我被命运抛弃在这里芽  
巴格达的阳光，母亲的轻声细语，  
都变成了不可回复的记忆。



啊，青春、希望、友谊，  
如今都在哪里芽  
人的尊严受尽了凌辱，  
反不如老鼠可以自由来去。

明天，命运将给我带来什么芽  
是眼泪，是羞耻，还是永远的安息芽  
噢，不，我想要一双复活的凤凰的羽翼，  
飞回遥远的阿拉伯大地。



漫漫的长夜在痛苦和眼泪中过去了。第二天在山羊胡子先生的护送下,我被转送到京城的皇家动物园。在那里,我的出现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每天从早到晚,围着笼子看我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卡波杜兹,卡波杜兹……”他们不停地互相议论着。为了看一眼我这副狼狈相,有的人甚至争先恐后地爬上笼边的几株大树。说真的,就像当年一只名叫“咪咪”的中国熊猫送到巴格达动物园的盛况,也比不上眼下的这种热闹情况。

说起来实在丢脸,堂堂的宇航员居然被关进动物园任人参观。倘若这件事被远在天外的巴格达的朋友们知道了,必定会讪笑得我找一条缝儿钻到地底下去。可是我深深理解,这却是那位善心而糊涂透顶的山羊胡子先生目前所能为我争取到的最好待遇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暂时免掉了厨师的一刀,可以稍稍松一口气啦。

我决心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探明周围的情况。记得我在巴格达求学的时候,曾被誉为具有特殊的语言天才,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学会一门生疏的外语,从深奥典雅的拉丁文,到佶屈拗口的非洲班图语和美洲印第安人的那哇鹤语无不知晓。如今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急于了解这些没有礼貌的长尾人对我的处置意见,便竖起耳朵特别注意倾听他们的谈话。

我注意到,他们把一个秃顶老头儿称作“卡波蒂沙儿”,推知“卡波”和“蒂沙儿”分别是“秃”和“老头”的意思。有人手指着隔壁笼子内的一只猴形动物和我对比,曾一再提起“杜兹”这个词。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伙长尾巴的家伙把我

